

新民晚报 | 星期天夜光杯 / 文艺评论



《我和我的家乡》，五个故事，五个导演，明星上阵，风格不一。有人说每个故事虽好，但它们之间互相没有关联。选择东、南、北、中、西五大地域诉说家乡的故事，首先地理上就有关联。从我们观影的效果看，被故事触发的爱家乡的情感由渐渐进入、到加深、到高潮、到充满震撼的结尾，始终饱满，深度感染。每一个故事结束之后，占据整个银幕几十个随机所拍的普通人对各自家乡的怀念，先是以形式感让人惊喜，而后一幕幕不同的面孔，到了电影结束，成为虚构故事的有机组成部分，是铺垫、烘托，又是融合与升华。

顺序的安排，就是结构的艺术。葛优的《北京好人》，河北衡水的患病表舅一来，就知道葛优买汽车的钱要借出去了。社保卡互用引起的喜剧冲突带有一丝悲凉的话，最后表舅农村也办医保卡，回旋得很自然。《天上掉下个UFO》，外星人落在贵州山区，新闻是假的，愿望是真的。让自己的村子出名，是村干部工作的动力。好看的是黔南的自然风光，戴银饰的女子。出奇的是村里的制造天才黄渤。

最喜欢的是第三个故事《最后一课》和最后一个故事《神笔马亮》。《最后一课》是全片的一个高潮。今日风景如画的千岛湖，20多年前贫穷的望溪村，通过一个曾经支教老师的返乡，镜头不断切换，情感汹涌澎湃。某一天与儿子一家住在国外的范教授，突然在上课时躺倒了，医生说是阿尔茨海默症的前兆。范教授的记忆与激情，全部回到了他曾经支教十年的望溪村。他在家收拾旧东西，喊人名，模拟出发上课，生物钟完全回到了过去。时空的错认与倒置，竟使老先生神采奕奕。他的儿子于是跟望溪村村长打电话，希望村里回到1992年，回到旧教室，辅助范教授上“最后一课”，这是他在村里的小学要合并到镇里的小学之后，跟学生上的告别一课。

1992年这最后的一课，在范老师的记忆里，是个瓢泼大雨天。村里的小孩要扮作以前的小孩，村干部要一个个帮忙用铁皮作响、用水管泼水制造大雨天的效果。里外那个忙！已经不认得自己儿子的范教授却叫得出学生的名字。镜头在年轻的范老师与年老的范教授之间不断切换。这个年轻的范老师是真实的回忆，还是年老的范教授自以为还年轻？真假真真不断冲击着观众的情绪。冷不丁，应该穿套鞋的脚上却穿着好看的皮鞋；冷不丁，一个手机掉在了地上并且更多的手机冒了出来……范老师终于疑惑了。匆忙却努力的“还旧工程”

爱家乡：时间与空间最燃的点

杨晓晖

还是功亏一篑。范伟演得太好了，喜剧色彩自然、生动，白发童心，可以想见他曾经是一个多么受欢迎的乡村老师，也是一个多么热爱学生的老师。潜意识里，他愿意自己停留在这个时空中，说明这十年是他感情最深的十年。国外的优裕生活，一生的漫长记忆都没有印痕了。人的生命体的这个可能充满哲理与趣味。而爱家乡的故事也在这独特的构思中，达到了最有力的艺术效果。百年中的十年，时间的分量就是感情的分量。

《神笔马亮》里沈腾、马丽的冷幽默，使电影院笑声不断，最后笑中带泪。画家丈夫放弃留学外国一年，瞒着妻子，去山村做扶贫干部。妻子经常要与丈夫视频，丈夫只好求村里的人戴假发套说俄语帮他扮演俄罗斯人，从村长到群众也都乐意帮这个改变了村子风貌的好书记的忙。山村的风景自然是妻子眼里的“俄罗斯风景”。寄给妻子的东北香肠，当然得是“俄罗斯香肠”。

妻子寄给丈夫的毛衣，丈夫当然收不到，于是让表弟拍了照，急救章赤膊上阵，观众笑。同屋的“俄罗斯人”永远鬼头鬼脑，观众笑。当马丽碰巧来到丈夫工作的山村拍照，这下，大家都要急——戏要穿帮了！看着似曾相识的田野风景马丽还没有起疑，但是一咬乡村香肠，和“俄罗斯香肠”一个味儿，她终于明白了。“车子掉头！”妻子没有和丈夫吵。她看着丈夫在乡村墙头画的一幅幅画的镜头，真人与画像一一掠过的镜头，像优美流畅的抒情诗，音乐、画面、感悟，妻子的眼睛里冒出了泪花。

因为“我是在山村长大的，希望能够为它做些什么，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留下来”，丈夫告白妻子。“俄罗斯画院”与“东北山村”，空间的选择，证明了感情的深度。那与范老师对于时间的选择一样。灵魂牵之于初心。如果平铺直叙，没有老来犯病与出国误会，哪有这样喜感丛生、强烈动人的效果。

《回乡之路》讲的是受了教育回馈家乡的故事。这是报效家乡的所有游子的爱心与信仰所在。乡村老师对教育农民下一代、以此改变家乡面貌的功绩，从《最后一课》延续到第四个故事。

发展、进步、富裕、美丽——所有家乡的变化，都因为教育赋予我们的文明与创造能力。《我和我的家乡》，以它美好宏伟的视听语言，告诉了我们每一位观众。



扫一扫请关注“新民艺评”

感受“变与不变”

王润

十年前，曾经在上海参加过一场有关“何念现象”的京沪专家研讨会。当时，何念导演的《资本·论》《杜拉拉》《武林外传》等作品，同时在京沪两地上演。那时还不到30岁的何念，已经创作了17部话剧作品、票房总收入高达1.65亿，在上海被称为“票房小蜜蜂”。他的话剧舞台“爱情三部曲”全国巡演近500场，累计票房过亿。

但是，大家并未完全被何念当时的艺术水平所征服。不少专家认为，何念的作品娱乐有余，深度不足。之后，听说何念出国深造了，回国后担任了一些舞台作品的艺术总监，但更多精力放在了影视发展上。但没想到，他一直没有放弃戏剧舞台，并且接二连三给人带来很大的惊喜。

去年首届大凉山国际戏剧节，我第一次看到何念的《原野》，他把曹禺先生的名著排出了很多新意，让我看到他对于经典名著精神内核深挖之后具有深意的全新解读。当时我就对何念有了很多新的期待。

今年疫情后第一次出差到上海，恰逢何念颇受关注的新戏《深渊》正在上演。这部原创作品，让人又有了必须要走进剧场的动力。在看这部作品之前，我只是听说用到了近年来风靡戏剧舞台的手持摄影技术和即时成像的电影化舞台视效。一上来，《深渊》就以一种充满悬念的诡异氛围，让我明白这原来是一部悬疑剧。何念用一个非常巧妙的剧本和极为成熟的舞台技术，

颠覆了我的认识。

和以前我曾看到过的手持摄影技术不同，《深渊》中对这一手法的使用不在于“舞台技术的实验与创新”，而是“熟练的应用”，给予观众一种代入式视角，也让疫情期间已经习惯了大量在网络上进行影像观赏的观众，有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新鲜感受。然而，何念对这一技术的使用又是极为控制的，并且将其与非常高超地和舞台表演相结合，做到让影像与现场、紧张与轻松的气氛完美转换，给人张弛有度的心理节奏。

更加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剧的文本。原本担心这样一部悬疑题材作品会过于注重情节和技术，但没想到的是，几次反转之后，层层剥离出让人意想不到的案情发展和人物深层次心理，颇具深度。

很惊叹这样一部无论是文本深度、演员表演还是舞台技术手段上都让人惊喜、惊艳的原创作品，是在疫情期间不长的时间里集体创作出来的。于是想起十年前那场研讨会上，何念的老师、上海戏剧学院教授李建平曾赞扬道：“何念对社会现实的话题特别关注，审美情趣和青年观众十分契合。”何念的老搭档宁财神也说：“何念是一个勤奋好学的人。”曾经主演过何念作品的徐峥则认为：“何念不仅是一个非常有头脑的导演。而且是非常好的组织者和决策者。他有好的融合能力，知道怎样有效地控制、整合资源。”

看来，这么多年，何念确实变了，而有些地方又确实没变。正是这变与未变，让他一直走在成熟和进步的路上，不断给舞台和观众带来新的惊喜。



以高度的精细营造奇幻的景观

《姜子牙》观后

严敏

国庆档的《姜子牙》引起广泛关注，票房逾12亿。该片由100%中国团队打造，耗时4年，除2D版外还有IMAX版。

众所周知，电影工业化首要的是工业精度，以高度的精细营造奇幻的景观。《姜子牙》是动画片，却做到了真人电影的精度。不论姜子牙还是九尾狐，众多神仙妖怪，个个描画得纤毫毕现，栩栩如生，毫不逊色于《星球大战》系列等。据悉，制作1560天不停地迭代(用几何画变形出动画)和修改，姜子牙就有123个修改本。为了呈现恢宏的封神世界并赋予其敦煌壁画的美术风格，采以“逐帧死磕”，用4000台电脑同时渲染，让每一帧画面都包含海量细节和动人美感。全片的特效镜头为1300个，其中高难度特效179个，中等难度特效100个，一些重点镜头打磨40-50版，单个场景打磨70版以上。用如此的工匠精神精雕细琢，难怪像姜子牙飞仙上天庭、大战九尾狐等场戏给了观众、扑面而来的沉浸式体验，让观众沉醉其中。

《姜子牙》在工业化方面另一个值得点赞的是流程式操作。由4位导演分工负责制作的各个环节，互相交融，实行“螺旋式迭代”。例如程腾负责三维，他曾获东京电影节动画单元特别奖，对三维和工业化流程十分熟练；李炜则负责二维，主要是战争场面的二维。两人通力配合，把二维

的设想都落实为三维呈现，结果达到了艺术品级别，而且也规避了美式和日式动画风格。

中国电影工业化一定要走自己的路，建立自己的体系和标准。当下中国电影有两种不同的制作模式及其相应目标。一是制片人中心，大投入、大明星、大营销的大制作；二是导演中心，低成本但作者性较强的小众电影。这两者并行不悖，且绝对不能放弃后者，反而要求导演必须是全能型，既懂制作，又懂融资和营销，还必须懂衍生产品开发等。这就能确保中国电影“重工业”的商业片和“轻工业”的文艺片双翼齐飞。

电影工业的标准化，除了每个制作环节做到专业规范，还要求每一种类型片必须有特定的创作和美学标准。外国有理论家统计，现有七百多种类型片。其实，加上各种元素融合的复合式类型，早已有八九百种。我国近几年类型片琳琅满目，例如动作片《战狼》系列等、超级英雄片《智取威虎山》等、革命历史片《建军大业》等、体育励志片《攀登者》等、社会片《我不是药神》以及、复式叙事片《我和我的家乡》等，这些电影绝大多数是按照工业标准和类型特点制作的。至于科幻片和奇幻片，像《流浪地球》和《哪吒之魔童降世》也可与好莱坞同类大片媲美。我建议，先把这两类片种打造出响当当的品牌来。